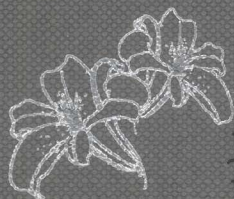


厄普代克作品



圣洁百合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美]约翰·厄普代克 著 袁凤珠 译

John Updike

厄普代克作品

圣洁百合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美] 约翰·厄普代克 著 袁凤珠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洁百合/(美)厄普代克(Updike, J.)著;袁凤珠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3
(厄普代克作品)

书名原文: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ISBN 978-7-5327-5610-0

I. 圣... II. ①厄...②袁... III. 长篇小说—
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8842 号

John Updike

In the Beauty of the Lilies

Copyright © 1996 by John Updike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图字:09-2009-070号

圣洁百合 [美] 约翰·厄普代克/著 袁凤珠/译
责任编辑/冯涛 装帧设计/张志全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4.25 插页 6 字数 342,000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7,000册

ISBN 978-7-5327-5610-0/I·3291

定价:45.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 0539-2925659

献给玛莎

她爱她的祖先
也爱她的后人

大海彼岸基督诞生圣洁百合丛中，
以他荣耀胸怀净化你我心灵；
如他以死换得我等神圣，
当主继续前行，
我等亦应以死换取自由人生。

——朱莉亚·瓦尔德·豪

《共和国战歌》

目 录

第一章 克拉伦斯	1
第二章 特迪	99
第三章 埃茜/阿尔玛	205
第四章 克拉克/以扫/斯利克 ...	325
百年启示录(译后记)	445

第一章

克拉伦斯

一九一〇年春季的最后几天酷热无比，在新泽西州帕特森市郊贝尔维斯塔城堡的开阔高地上，人们正忙着拍电影。制片公司是拜奥格拉夫，导演是戴维·伍·格里菲斯，片名为《从军记》。故事发生在中世纪，情节围绕一件丢失的价值连城的珠宝展开。去哪里能找到比贝尔维斯塔更适合作为中世纪城堡背景的地方呢？众所周知，贝尔维斯塔的别名是“兰伯特城堡”，因其建造者为本地丝绸大王凯索莱纳·兰伯特而得名。高低起伏的草坪上生长着经过整修具有中世纪特征的橡树和山毛榉，从这里向东望去，越过蹲守在帕萨依克河河湾低洼处的帕特森市那拥挤不堪的一片屋顶，大约十五英里处便可见纽约市的轮廓。从这个高度可浏览到弗尔瀑布旁一溜砖结构的磨房以及由皮埃尔·朗方特设计的三架水车、教父威廉·迪恩·麦纳尔蒂的浸礼会圣约翰大教堂那威严雄伟的褐砂石尖塔、酷似大蛋糕的白色市政厅、装饰着花里胡哨的佛兰德前脸的邮局大楼、还有那座盖了不到十年的帕萨依克县法院。在它那有廊柱的穹顶上部，一座巨大的女雕像成年累月摆着保持平衡的姿势。远处纽约市耀眼的建筑物顶部轻飘飘地悬浮在夏日蒸腾的雾气之中，掩盖了人类诸多苦难，以它迷人的轮廓博取人们的信赖。这

绝对是取景的最佳选择。然而那部摄影机已调整好镜头，剔除了一切标志现代文明的景致。摄影师在新泽西充满煤炭和汽油味的闷热阳光下不耐烦地等待着，担心会突然飘过来一团乱云破坏掉他刚调好的背景。链盒里不断溢出淡淡的油味。

下午两点钟，气温升到最高。尽管酷热难捱，男演员麦克·森尼特和德尔·亨德尔森都已佩戴上金属铠甲，电影主角小玛丽·毕克馥也大汗淋漓地穿好了紧身衣裤、天鹅绒斗篷和厚厚的锦缎古装外衣，俨然一副侍从打扮。她正准备骑上马带上当作重要信件的道具在城堡的绿色草坪上奔驰，地上坚挺的草叶在阳光照射下泛着白光。几个穿工装的人帮助毕克馥小姐跨上马鞍，那匹高头大马也热得浑身湿漉漉的，散发出马鬃与汗水混合的臭味。晒得发烫的皮鞍子灼烤着小玛丽的臀部和大腿，胯下马身上乱糟糟的马鬃弄得她很不自在，她真想去树荫下躲一会儿。这位小明星刚刚十七岁。旅馆里拥挤不堪，帕特森市又喧闹得很，夜里她根本无法入睡，此刻她竟有灵魂出窍的感觉，但还是坚持了下来，直到拍摄特写镜头——格里菲斯非常想为这位新来的演艺界娃娃拍摄面部特写镜头——她才失去知觉。这已是第三次拍摄，这位侍从兴冲冲地来送信，信上的字迹清晰地在屏幕上的字框里用黑底白字显示出来：“阁下，国王命令部队攻打撒拉逊异教徒！”两位只穿衬衫的道具工作人员举着大金属板把光反射到她娇小的身上，她的面色因为用了化妆粉，显得更加苍白。气温不断升高，终于，她脑后一片昏黑，晕倒在地。又甜又湿的六月青草味混着嗅盐的氨气味钻进她的鼻孔。她醒过来之后，格里菲斯先生，这位刚才还很体面的肯塔基绅士，大动起肝火来，不光因为她白白浪费了白天宝贵的半个小时——这一天是星期一，按计划应当于星期五完成拍摄任务——还因为她身上昂贵的白锦缎古装外衣被草渍弄脏了。

就在玛丽·毕克馥昏过去的那一刻，在下边斯特雷特街与百老汇街交会处的第四长老会牧师寓所里，克拉伦斯·亚瑟·威尔莫特牧师感觉到他

心中最后的一点信心正在消失。这种感觉不会有错——内心无法排遣的退却，犹如一股黑色泛着沫的气泡冲顶而出。他现年四十四岁，高个子窄胸，蓄着棕黄色的胡须，尽管隐约显出怠惰与不够健康的样子，却仍不失其成熟男子的英气。此时正是拍摄现场出了灾难性差错的一刻，他站在住宅的一楼，心中琢磨这么热的天他是不是该把黑哔叽外衣脱掉，因为按照时间安排，晚饭之前是不会有来访的，教堂建筑需求委员会的委员们将在晚饭时候带着各种无法满足的要求来折磨他。想到这里，委员会主席的模样在克拉伦斯脑子里闪现出来——哈伦·迪尔霍尔特那神气十足的大宽脸及蛤蟆一样灵活地向下翻着的大嘴巴。他是生产丝带的小厂主，短而宽的鼻子上托一副夹鼻眼镜，镜片强烈的反光使他看起来像个盲人。克拉伦斯立刻想起那位秃顶好斗的英格索尔，他有一副和迪尔霍尔特一样咄咄逼人的神态。牧师正在研读英格索尔这位著名无神论者的《摩西的错误》，为的是驳斥教区内的一位扰乱人心的人的观点；就在他发觉了他们两人的相似之处时，他的思想闪电般地出现一个想法，英格索尔是对的：摩西五经里的上帝是个荒唐的恶棍，野蛮地叱咤于一个完全被曲解了的宇宙之中。这也是他长久以来的想法。没有这样的上帝，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上帝。

克拉伦斯的思想像一个软软的肉虫子，在一个光滑的瓷盆里一次次艰难地朝上爬呀爬；这时一盆盥洗水泼来，猝不及防地把它冲进下水道。没有上帝。他为新出现的想法所困扰。这一小片歇脚的空地很不规整，周围有他书房的门、通往饭厅的拱形门洞、还有内室的前门，门上毛玻璃的四周装饰着带铅边的挺脏的长方形玻璃，颜色应该是乳白色。再过去是通往二楼的深色核桃木楼梯的梯脚，楼梯的两个拐弯处各有一个棱角被刨平的方形端柱。穿堂风从那些前门之间的铺油毡的门厅吹进来，把尘土吹上二楼，威尔莫特太太常常为此抱怨。他那难以察觉的最后一点信心和几十年来不断与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无神观念作斗争以维护上帝权威的使命感，也已化作尘烟顺着楼梯飘然而上。

可怕的时刻，静得像是跌进了无底深渊。住宅外的百老汇大街上一辆农家车正吃力地往山上行驶，它赶过主街贸易市场的早市以后正往回返，拐上斯特雷特街，过了桥又走上通往黑尔顿的大道，去往帕萨依克县北边乡村。马车走过埋在大卵石路面上的电车双轨时马蹄奏出的切分音有点乱；山核桃木车轴为抗衡因车子失去平衡产生的扭力而发出吱吱扭扭的声响。赶车人只顾高兴地哼着歌；克拉伦斯开始还以为他在唱赞美诗呢，还是用德文唱的，后来才听出来一段调子，是那首新华尔兹曲：“让我叫你甜心，我深深地……爱……你。”赶车人的声音很年轻，也许车前部坐着两个人，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从那扇能来回开动的厨房门里传来威尔莫特太太和爱尔兰年轻女仆梅维斯的声音，她们正用那套带花纹的笨重炊具忙碌地准备这天的晚餐；教堂建筑需求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应邀来吃晚饭，包括主席和他高大的妻子，同来的有教区的几个孤苦无助的人——一位成了新寡的意大利妇女和她的两个女儿，还有一个上年纪的粗绸织工，他因政治上的冒犯刚刚被工厂解雇。

生活之音听起来都是非同寻常地轻飘飘平淡淡，好像被抽走了共鸣基。它们告诉克拉伦斯·威尔莫特应该怎样理解他长期怀疑的事情：宇宙才不在乎他在想些什么呢，再者，它如同一把锈蚀的空水壶一样空无一物，并不存在什么上帝的旨意。除去残酷与死亡，所有抽象的事物都不复存在，因为，没有了上帝这个前提，一切抽象事物都不再是抽象的了；一切都变得十分具体，而这一切又会在不知不觉中被忘却。忘却成了惟一能给予慰藉的东西。那么，预定论这一难解之谜——如果不触犯上帝的绝对自由的话，那么人类又怎么获得自己的自由意志呢？如果世界万物均出自神的意志，那么上帝又怎么能谴责人类呢？——便烟消云散；想要证明自己想法的正确性的重压也顷刻消解；这位原先的信徒那习惯性地被扭曲了的心态亦得以彻底放松。但是由此而留下的空白却大得惊人。在横扫一切的无神论之风里，人类失去了所有的特殊价值。那匹马的痛苦已变得麻木，跟那马车夫的

没什么两样；绿油油充满生机的蕨类植物只需地球无尽的时间长河中的一瞬间，便被悄无声息地挤压成化石层变为煤炭，而用不了多久，克拉伦斯自己的生命同样也会在瞬间化为乌有。没有了上帝的祝福，物质世界则变得既恐怖又令人厌恶。一切肉体的行为都变得邪恶，不是个别行为而是所有的。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身体需要而屠杀羊、牛、鱼、禽，上演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喜剧——鲜血浸透的自私自利导致世间的故意伤害。

一想到吃，克拉伦斯就恶心起来；他觉得全身在肿胀，就像扭伤了的脚腕子；他甚至不敢迈步，惟恐因为突然变得高大而笨拙地跌倒。他的手心和胳膊窝开始出汗。为了不让地板和皮鞋发出声响，他摇摇晃晃地拖着双脚走，滑过饭厅来到厨房门口，他歪着瘦瘦的脑袋使劲地听，就像医生用听诊器听一位遭受精神创伤的病人的心脏一样。他灰黄的太阳穴处一根紧绷的蓝筋突突直跳。

“我的天啊，梅维斯，”他听见说，“别舍不得用红糖——咱美国人喜欢把火腿做得甜一些。”斯特拉那既轻松自如又高高在上的声音用南方口音讲出来，听着的确甜甜的，虽然她已在新泽西州住了七年，在此之前还在寒冷的明尼苏达州的两个教区住过六年，可她的南方口音并没有改变，只是稍微弱了一点。他和她是在密苏里州一座毫无生气勉强维持的教堂里认识的，那是一个荒凉的村中小镇，教堂坐落在陡峭的河岸边。她负责弹奏那架代替风琴用的钢琴，还教主日学，班上有二十几个孩子。她长得有点胖，皮肤黝黑，相貌平平；女性的妩媚全表现在她那一双漂亮黑眼睛和一头秀发上了，水灵灵的眼睛，透着俏皮和诉求，亮闪闪的深栗色头发上别着龟壳发卡以控制它的鬈曲和零乱。他感谢她给教会带来了活力——他去到那边远地区不景气的长老会工作，那片河水浇灌的土地上有的是纵饮威士忌的酒徒和大喊大叫的浸礼会教友，她肯与他在哪里做伴——在不知不觉之中，说不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终于走到了一起，结为伉俪。上帝赐予他们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后来，也就是七年前，又有了第二个男孩，他们经过

小小的争议，最后同意以年轻体壮的总统的名字给他命名。

斯特拉用她发自胸腔的甜甜的声音说：“然后再加两平勺干芥末——好，小心，梅维，看我怎么用刀子把它刮平——再加一点儿，半茶勺吧，你可以这么认为，不过我从来没有量过，在烤肉上放一点碾碎的干面包屑，加上保湿剂，你什么都可以往上抹，除了口水，我姨妈多萝西娅常这么说，她可是了不起的人，亲爱的老多德姨妈，她的腰弯得像虾米。你能用烤火腿滴下来的油汁，或者梅子汁，或者，在老家时我爹总喜欢加上一杯接骨木果酒”——她说成了唧唧唧偶——“威尔莫特先生的娇气肚子喜欢苹果醋，放上三茶勺：一勺、两勺、三勺，就是这样。”“这样”成了“贼呀”；他能想像出她朝下看她的得意之作时下巴变双的样子。“来，你拨拉一下让我看看你是怎么切的肥肉。我说，你是不是切得太深了，梅维。你只需要把表面一层切下来，留下一层胫骨肉，尽量把好的肥肉留着——在烤箱里还要再烤一个小时哩，咱不能把它烤干呀，对不，亲爱的？”

克拉伦斯听不清梅维斯嘟囔了些什么。梅维斯和她的老乡们住在科克郡。她住在纺织厂下方那些拥挤不堪、不刷油漆的木屋区，那里叫做都柏林，她来这里干些家务活可使她免受每日十小时看守织缎机的辛劳。她早上七点钟来，下午六点把威尔莫特家的晚饭准备好之后她便回家去，要是有人来吃饭她便留下来招待用餐。没有衣物要洗的时候，便允许她早一点回家去帮她妈妈照顾弟弟妹妹们。爱尔兰家庭大多是这种情况：家中一大群孩子，而父亲则把收入花在酒馆里。一个在顽固地信守古老教义的同时，又挥霍无度的民族。梅维斯的一双小手纤细可爱，由于长期在肥皂水中浸泡，手指总是红红的，她干活时像孩子一样笨手笨脚的，总是绷着脸，嘴唇苍白，像她细嫩的皮肤颜色。每个星期四她可以有一个小时的空闲跟年轻人一起去加利特山，回来之后她脸上的红色雀斑便显露出来。每当这时斯特拉便告诫地开玩笑，说她“在外边玩疯了”。斯特拉自己的皮肤跟那些南方人一样，对光线很敏感，太阳一晒就变黑。

“还有，切的时候——搅起来，亲爱的，不要怕被勺背搅烂了——我用大刀把肥肉切成细的斜条——看见了吗？——等我切好了你把丁香罐拿过来，肉做成钻石型，每一条的正中间放一颗丁香。噢，多么有意思呀！小特迪喜欢把它拔出来放在嘴里，像嚼小鸡骨头一样嚼着玩！”

正在门外偷听的牧师刚被突然想到的无神论困扰过。他几乎要推门进入这明快畅亮、溢满香味的屋子，让自己那无法言明的创口在这无可挑剔的家务中得以愈合，但是又没有信心，终于转身走开了。他站在餐厅里，思想极度混乱，环视四周，试图找出能显示他内心致命变化的外在迹象。没有上帝。在这一闪念出现的时刻，宇宙被绝望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然而，周围事物的颜色还和原来一样。桃花心木的餐桌和镶有不甚协调叶子的桌腿，打着厚厚一层蜡的桌面和不太合缝的活边；蒂法尼彩色玻璃吊灯，它的形状像个倒置的盛混合饮料的大玻璃碗，碗沿饰有扇贝壳和用玻璃与铅精巧制作的流苏；饰有薄板波纹樱桃木雕的瓜型餐具柜；棕色的壁纸，从一八八〇年此楼建好以来就没有更新过，上面印有一组组田园风光图案（热恋中的一男一女在野餐，一个男孩在追逐一个圆环）用涡形线条框起来，线条的银色已在这三十年的日照与尘封中失去光泽；这些缄默的家具没有一件显出上帝忽然从宇宙消失了的痕迹——他的天使团队，他牺牲了的儿子，他随时在你身边对你的护佑，你却知其而在不知其何在，他无限的仁慈，人们难以描绘却准确无误地心驰神往的永恒的天堂，以及那永恒的地狱，对于那里，甚至连平静温和通情达理的加尔文都猜不出它除了是上帝行使正义的一部分外还能是什么。上帝自由权的神秘感不复存在，一同消失的还有人们激烈争论的堕落前预定论和堕落后预定论，即上帝是何时开始拣选得救者的。静静的桃花心木桌面隐隐约约映出悬于顶部的大花碗，这个倒置的大碗无时无刻不在把这个世界倾倒出去。在这死火山口一样倒空了的花碗四周，家具仍保持原样，它们至少在目前还簇拥和保护着这位神职人员和他的家庭。

目前楼下这些虽旧却不失高雅的家具几乎没有一件属于他所有；这所牧师住宅刚落成就有了这些家具，一位牧师及家人用过之后传给下一位牧师及家人使用。楼上倒有儿几件。孩子的床，还有桌子，都是根据需要一件件添置的，一个塞满亚麻织物的笨重雪松柜子——斯特拉的嫁妆——从中西部地区的北方一路跟随他们辗转到此，一张在奥什考什的旧货店买的旧桃花心木四柱床，那是因为在教区提供的棕索床上睡得他们腰酸背痛才买的，镜框里的一幅海恩里奇·霍夫曼的油画印刷件，画得多少有些夸张，说的是耶稣在客西马尼花园祈祷，请求上帝把那杯属于他的苦酒拿走，祈祷未果，祈祷时他的门徒们都在酣睡——这是离开格兰耐特福尔斯之前教区教友赠送的——几张有裂痕的家庭照片和几件高档银器及象牙制品，是从早年在曼哈顿做进口商和经销商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那时他家十分富有，南北战争开始以后企业家的日子便不好过了，衰败的威尔莫特一家便去新泽西州经营农场——楼上这几件属于他们自己的家具可以随他们搬运到他应召要去的下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没有了信心，他能把它们搬到哪里去呢？惟有他的信心才是它们的搬运费。

他还能恢复那只剩下一半的信心吗？即使能够，在他心灵承受着对上帝不忠与对现实不敢正视的巨大压力下，他又肯不肯恢复那可可怜的信心呢？他现在就像被长期监禁后精力消耗殆尽，只剩下空壳，此时心中郁积的对监禁他的人的痛恨与不满正顺着血管怦怦地跳动。世俗的男男女女们对大自然心存胆怯，迫使他不光彩地扮演魔术师的角色。英格索尔在他的其他惊人之举中还允诺解放神职人员，使牧师们从陈腐的《圣经》和过时的教义中解脱出来。他必须查一查他的文章。他看了看手，知道自己在发抖。喉咙有点噎得痛，像是吞咽时把东西卡在了喉咙里。他担心把女人们的注意力从火腿上引到自己身上来，便像印第安人一样悄悄地离开那里，小心翼翼不让皮鞋发出声音来。他退回到黑暗的铺有木地板的空地，正是在这里，他那以神为中心的宇宙刚刚坍塌。带有图案雕饰的窄长楼梯和四周用半透明乳

白色玻璃装饰的毛玻璃屋门和十分钟以前没有两样。最靠近他的那根核桃木楼梯端柱上部是一小段雕成麻花状图案的柱颈，颈上方是一个细长的四面体金字塔；他觉得这些雕饰带有东方文化的凝重，好像哥特风格与中国风格出自同一非基督徒工匠之手，他愚昧无知地认为，这种雕刻装饰可使人从令人窒息的严酷世界里解脱出来。如此坦荡，不加丝毫掩饰，甚至《圣经》也把它用不太难懂的文字表达了出来。一切都是虚空和精神的烦恼。聪明人是如何像愚人一样死去的？倘若基督没有升天，你的信心便落了空。倘若在我们的现世生活中只有我们对上帝抱有盼望，那我们便是所有人中最悲惨的了。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①

克拉伦斯用十分具有感召力但又很微弱的男高音宣讲过这些章节，并试图领悟其真谛，然而事实很清楚，他根本无法做到。他回到书房，这里沿墙放满了书，屋里充满混杂的气味，这气味来自他的身体、他吸的烟、一摞摞纸张、再也不会去读的尘封的书籍、变黄的杂志、各种宣传手册以及他的手稿。教会秘书布鲁贝克小姐把隔壁教堂内他的办公室布置得井井有条，他布道的讲稿和用那台新式打字机敲打出来并被复写纸弄脏了的信件，全部整齐地放在一个个绿色金属盒内，这些充满希望的精巧小盒子等待着有朝一日被重新打开而得以复苏；而家中书房却被无序的布置所占据，被死寂气氛所笼罩，这里的一切不光陈旧而且零乱。书房门是教堂常用的黄橡木，上端为弧形，每逢夏天空气潮湿的季节门很容易粘住打不开，除非握住把手用力向下按；年复一年，在他的手心以及他的各位前任的手心重压之下铜把手的上侧已被磨出亮亮的月牙状。他心中思考的问题让他的身体猛然一震，手也变得笨拙无力。门锁磕巴一声，他不由自主地深深吸了一口气，走进屋顺手把返潮的门关上了。

尽管书中埋伏着危险，却是他的避风港。他想查一查英格索尔的那句

^① 引自香港圣经公会 1979 年现代中文译本。以下引文同。

话。铁红色封皮的《摩西的错误》和他经常参阅的基根·保罗的《布道坛》评论集放在一起，旁边是《传道人的圣经》；那段话很快就找到了，就在第一章里，牧师引导着一支队伍前进，一支由教师和政治家组成的队伍，英格索尔正是想把他们从《圣经》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引语是这样的：

妻子和孩子的手堵住了他们的嘴。他们必须有面包吃，因此丈夫和父亲被迫去宣传他们所蔑视的教义。

哦，与其说是蔑视不如说是同情。对克拉伦斯来说，在过去这些年里，这教义就像一个体弱多病的幽灵，它隐蔽地显现在病榻里病人的脸上，教堂里硬长椅上祈祷者的脸上，以及围坐在铺油布的餐桌旁的穷人们的脸上，他们向他乞求希望与勇气，乞求得到加尔文以他高卢人的睿智称之为 *la grâce*^① 的东西。在克拉伦斯的信心还十分坚定的时候，他把天恩描绘成人与上帝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是通过耶稣基督的神迹——犹如一个玻璃球，只有那些经过修饰将毛面清除的点点片片之处才透明——和上帝对亚当遗留下来的原罪的谅解而产生的，于是这就留给人类“一种强烈的违背上帝旨意的倾向”，这句话一度使克拉伦斯感到很高兴。他宣讲的信心不是指那些痛苦的、受伤的和沮丧的人们的信心，也不是有房住、有工资、用看不见摸不着的商品为他们服务的克拉伦斯的信心，他宣讲的是他们和他都应有的信心，在无望中期待着每日奇迹的出现。这信心不像病人，倒像孩子，他必须对其进行精心培育与扶植，小心翼翼使其不受伤害。英格索尔继续以传道者的激情说道：

他们的部分任务是恶意诽谤与中伤伏尔泰们、休谟们、佩因们、冯

① 法文：天恩。

洪堡们、廷得尔们、海克尔们、达尔文们、斯宾塞们和德莱柏们，毫无遮掩地向全世界的杀人犯们、通奸犯们、迫害狂们卑躬屈膝。他们大部分的任务是毒害年轻人的思想，使儿童对科学产生偏见，传授《圣经》里的天文学和地理知识，引诱所有人丢弃正常的思维准则。

克拉伦斯不读了。在他刚刚读到类似这句话的其他对基督教信仰进行挖苦和抨击的文字时，他就用自己特有而坚定的怀疑论——接受辨惑学教育时建立的稳固观点——置他们于不顾，然而，这句话肯定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段话一直在缓慢地像水滴冲刷山石一样，冲刷着他那份职业的山头，一个并不算太大的山头。他看见自己放在桌面绿色吸墨纸上的一双手毫无血色，笨拙无能，跟梅维的手一样，尽管他比她大二十岁，只是他这双手具有男人手的粗糙和岁月磨砺的斑痕，大拇指和食指间的血管在皮下跳动着。他抬起头扫视书桌对面满墙的书，一排排装订精致的墨绿色和褚石色布面书的书皮已十分陈旧，书名的烫金字也已经褪色，查尔斯·霍奇的《基督使徒教义史与文献》、《系统神学》和《什么是达尔文主义》，他的儿子阿奇博尔德·亚历山大·霍奇的《救赎》与《神学通俗解读》。克拉伦斯·威尔莫特于一八八八年进普林斯顿神学院之前，他们父子均是那里的教授。他听过本杰明·沃菲尔德的课——雪白的连鬓胡子，笔挺地站在讲台上，很像一位普鲁士将军——藏在这面书墙某个角落里的沃菲尔德的《纽约圣经评论介绍》一定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加深了他对英格索尔的目空一切态度的反感。这本书跟威廉·亨利·格林的《对摩西五经的高等考证》及《希伯来语语法》一起，曾给亚历山大教学楼里那位纤弱年轻的神学学生带来过多少个令人头痛的不眠之夜啊。做学生的时候他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天真地相信上帝随时在保护自己，因而毫不畏惧地扎进波罗的海地区对圣经的高等考证的冰冷海水之中——所有那些日耳曼人，塞姆勒和艾科恩、鲍尔和威尔豪森，他们竟敢对这部圣书品头论足，认为它是一部非超然的